

请出“福”字  
好过年

□阿简

在我们家,春节里最有仪式感的  
东西,是福字。

小时候住平房,每年腊月廿三的小年一过,便开始陆陆续续有人拿了红纸来,请父亲帮忙写春联和福字,到腊月廿七、廿八的高峰,父亲桌上的红纸卷常常堆成了小山。春联的内容,父亲会根据物候变化、时势心境稍作调整,而福字,却是经年不变的永恒。干冷寂寥的冬夜里,一家人围在方桌前看父亲写福字,是期盼着过年早起穿新衣一样充满期待和喜悦的事。大年初一早上出去拜年,看到那么多人家的门上都贴着父亲写的春联和福字,心里是满满的骄傲和欢喜。

后来搬家,离开住了十二年的老房子。但父亲的福字,在那里依然不乏拥趸。还有乡亲会跑几十里路来家里给父亲拜早年,顺便请父亲再写一套“对子”(春联福字全套)回去。有一位阎爷爷,甚至请人把父亲给写的福字刻在两块溜光水滑的桃木板上,用油漆漆成红底黑字的福牌,说是可以做永久的纪念。

有一阵子,母亲迷上了编中国结。不知是不是从阎爷爷的福牌上受到启发,母亲让父亲写了一个福字,移上圆盘,再缀上象征平安的景泰蓝小瓶和鲜红、飘逸的穗子,挂在客厅雪白的墙壁上,让人眼前一亮。母亲见我  
喜欢,给我也做了一个。

几年前,父亲走了。家里再没有能写出那样漂亮福字的人,由母亲精心手作的福字中国结,成了父亲留给我们最珍贵的念想。清朗而宁静的早上,一家人忙着为即将到来的新春做准备,我小心翼翼地把福字结“请”出来,端端正正地挂好,一年里高兴、不高兴的事对着它念叨念叨,心里便松快了不少。金色的阳光从窗外照进来,暖烘烘地罩在父母亲合作而成的福字上,那么红火、喜庆,再焦虑阴霾的心绪,也被点亮了。看着熟悉、亲切的字体,父亲的音容笑貌宛若重现,他好像从未走远。

两颗红枣

□吴玉红

两颗红枣,静静躺在我的办公桌抽屉里。来的时候,颜色还是青色的,上面还有漂亮的花纹,我没舍得吃。每每打开抽屉,总感到丝丝温暖。

一天上完课,我大踏步离开教室的时候,一个男生追到我身边,从口袋里掏出两颗红枣,羞涩地对我说:“吴老师,给你红枣。”我诧异了,看看这个男生,哦,这是一个经常被我勒令补作业的学生;这是一个经常在课间被我拎到办公室,一题一题听完讲解后再完成订正的学生……我回过神来,忙说:“你吃,老师有。”“老师,您吃。”他腼腆地将枣塞入我的手里。在那一霎,我真想大哭一场,所有的委屈在带着体温的冬枣面前不值一提……

后来的日子里,那个男生上课听讲认真了,踊跃举手,大声回答,课后主动找我问问题。期中考试结束后,我在课上让感觉选择题做得全对的人站起来时,他自信满满地站了起来。

冬枣终究会坏掉,但我知道,“我会努力的”这种我们师生共同拥有的情怀,是不会变质的。孩子,我们共同努力,缔造你美好的未来!

“年味淡了”是种幸福

□雪莲花

我小时候性格内向,平时和父母都不咋说话。那时父亲在外地教书,不经常回家。有一年,父亲放了寒假回家时,给家里孩子每人买了一双袜子。要知道在那个年代,我们平日都穿补丁衣服,袜子更是补丁擦补丁。有时过年也不舍得买双新袜子,因为袜子穿在鞋子里面,再旧也看不到。一年能混一件新衣就不错了。我小时候过年的衣服都是母亲用姐姐的衣服改的。

父亲挨个发袜子,我缩在后面不敢上前,最后父亲手里的袜子分没了,才猛然想起只买了五双,忘了家里有六个孩子了。我当时就哭了,心里那个委屈呀,盼了一年,连双新袜子都没盼到,挤在破棉鞋里的脚趾头仿佛都冻成了一坨,再也舒展不开。大姐见状,把她的袜子送给了我,我才破涕为笑。那个春节,我穿着大姐的新袜子,因为太大了,脚后跟都被我提到脚踝处了,但我依然见人便伸出双脚,故意露出脚面,展示一下我的新袜子。而且新袜子真保暖呀,站在外面,脚都热得乎乎冒汗呢。大姐说我穿的不是袜子,是火龙丹。

但过了春节,我就换下新袜子,洗干净放到柜子里了。我要等到下个春节再穿。那双袜子,我整整穿了三个春节。

小时候盼年,除了过年穿新衣,还因为过年可以吃顿好吃的。平日餐桌上太寡淡了,母亲常说“垫栏不用好土”,能吃饱就不错了。只有过年时才有机会吃点好的。父亲会在年三十备年菜,用来祭祖和年后招待亲友。炸年菜时,小孩子可以尝几口解

解馋,家里的孩子还不等父亲支起油锅便围上去等着,只有我不好意思上前。父亲有了发袜子的经历后,特别留意我,每次炸完菜都盛一小碗递给我。说是一小碗,其实真没多少,馋虫刚被勾上来,就被空碗挂住了,再也下不去。于是盼呀盼呀,盼着快点过年,过年好去拜年,长辈们会赏赐一把瓜子、几块糖果。过年会走亲戚,可以吃到“酒席”,家家都会把年前备的年菜端上餐桌,劝着客人吃。馋虫在一次次走亲访友中得到慰藉,然后再经过漫长的春夏秋冬,才能再享受被食物滋润味蕾的美妙感觉。

那个年代没有什么娱乐,只盼着一一年一度的春节庙会、扮玩和元宵灯会了。年后,农人们地里没活儿,父亲也放假在家,一家人一起去逛庙会、看扮玩活动。从年初五起,村里就有一伙一伙的扮玩队伍,我们跟着队伍,从村东走到村西,有时看不够,还跟着去别的村子里看,冻得鼻涕好长也感觉不到,整个人都活跃在锣鼓声声的喜庆气氛中。

不知不觉,日子越过越好了,吃穿不愁,娱乐项目也多了。以前过年才有的穿新衣、吃年货已经不再是节日的独有标配,大家都觉得年味淡了,没有小时候过年好玩了。是呀,“年”已经走进了百姓寻常日子,想穿新衣服,随时可以去商场买;想吃好吃的,自己做或去饭店,当下就可解决。想旅游了,跟团就去了。物质的丰富冲淡了人们对节日的渴望,我活到七十多岁,现在最喜欢听到的话就是“年味淡了”。



食随运转

□茅震宇

我们家乡的老习惯里,走油肉是过年的必备,如果过年没有走油肉,那差不多等于没过好年。

尽管五花肉贵,但母亲说现在又不是吃不起,余走油肉还是五花肉煮熟,把肉切成两个巴掌大小后加佐料煮熟,乘热抹上酱油,凉透后开油锅余肉。肉块要在油冷时放入,盖上锅盖,凭经验听锅里的声响做判断,再捞出时,肉已呈金黄色。走油肉外脆里酥,油脂已被炸走许多,而精瘦部分则酥香。

对我家来说,余走油肉实际上还是一种无言的宣告,平时空关的老屋在煮肉时弥漫出的肉香、开油锅时噼里啪啦的声响等等,让人知道我们回家了、要过年了。邻里就过来打招呼,平时冷清的老屋更有生气了。

几十年前,谁家开油锅,还会有一些家境差点的亲戚邻居来“搭便锅”——拿肉或肉皮让帮忙余一下。现在当然再也不会有谁来“搭便锅”了,余走油肉不再是家境的标志了,余走油肉的也不是吃不起,而是不吃油腻罢了。

走油肉的产生与过去只有过年时才能吃到肉有关,那时没有保鲜设备,过年的肉要想存放久些,除了腌制就是做成走油肉。但在我母亲的概念中,走油肉还是过

年的必需品。我出生于“三年困难时期”,物资匮乏到我们这个鱼米之乡的人都在扒树皮挖草根吃。那年过年时,父亲得知城郊一个生产队里饿死了一头老母猪,他求情买到了一斤肉,父亲拿着这块肉去食堂“搭便锅”余成了走油肉。就这一小块走油肉,成了我母亲月子里的营养品,今天切薄片一片、明天切薄片一片,一直吃到了春暖花开蚕豆上市。事情虽过去了好几十年,但父亲讲起这段往事时,眼里仍有泪花闪动。这就是走油肉在父母心中的分量。

以前“过年”时桌上的白蒸走油肉,只是象征性地在碗面上盖薄片几片,下面垫的都是笋干、芋艿、白菜。等祭过祖后,母亲还要把它收起来,放到年夜再吃,吃的时候还要让我们蘸饱酱油,这样才不至于一口就把肉吃没了。

现在“过年”时,供的是整碗的走油肉。母亲说,有条件了,让祖先们也尽情地吃。而我在蒸自己吃的走油肉时,则又只在碗面上放一层走油肉,碗里垫满蔬菜,或做梅干菜扣肉,这样的配菜比主角走油肉更好吃。母亲笑我是“有饭做粥吃”,我说这叫“食随运转”,跟现在粗粮比米面更贵、野菜比鱼肉更受欢迎是一个道理。这样的吃粗吃苦实际上是另一种吃好。

第一次在军营  
过春节

□唐学丰

“牛年”的新春佳节即将到来,让我这个耄耋老人回想起60多年前,作为新兵在南通过的第一个春节。

1955年底,我的家乡启东开始征兵。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批义务兵,我在学校报了名。经政审、体检,包括我在内的七人被批准入伍,学校为我们开了欢送会。我们佩戴着大红花,坐二等车(自行车)到启东县汇龙镇集中,由吕四港乘坐木船经通吕运河,到了南通女子师范学校。在那里,我们发到了军服军帽、鞋子袜子。尽管领章帽徽还没到,但我们穿上军服,戴上军帽,农村娃变成了光荣的解放军战士。

当时要过年了,我还喜滋滋地想,在家过年,穿的衣服上只要没有洞就是好衣服新衣服;而现在我是一身新,乡巴佬当兵,成了时代的新人,迎接入伍后的第一个春节。

这个春节,真过得不一般。无论是物质还是精神生活,都安排得特别丰富,既有农家的年味,又有城市色彩,更有军队气息,我是生平第一次享受如此多彩的生活。

记得年前好几天,我们开始编排节目,军营里处处响着歌声、锣鼓声、竹板声、朗诵声……我是第一次参加节目排练,信心满满地准备第一次登台演出,感觉意味深长,沉醉在喜悦中。

除夕的前两天,我们停止了军训,除排练节目外,还安排了打扫卫生、洗衣服、理发……除夕,太阳快要下山了,我站岗时胡思乱想,忽然想到狼山到底有没有狼?心里有点儿紧张。连长来了,说换我回去吃年夜饭、参加联欢晚会。我坚持要站完这一岗,可连长说“这是命令”。进了食堂,桌上摆着红烧肉、清蒸鸡、糖醋排骨、油炸带鱼……热气腾腾,香味扑鼻,还有好几个菜我没见过。副指导员宣布会餐开始,我们这些新兵个个像孩子似的露出了欢乐的笑容,尽享美味佳肴。想到家里人可能也在吃年夜饭,青菜烧豆腐、红烧萝卜,顶多青菜上面放几片红烧肉,可能妈还说:“部队里不知有没年夜饭?”想到这里,我的眼泪止不住地落下,再看看桌前的战友,有好几个和我一样……

联欢会开始了,指导员问:“新春佳节倍思亲,你们想不想家啊?”我们齐声回答“不想家”。指导员说:“怎么不想家呢?我也想家。不过,你们现在是解放军战士,不能哭鼻子喽!”顿时满堂大笑。晚会节目都是自编自演的,精彩纷呈。我们班6名新战士自写了歌词,配上家乡小调,在热烈的掌声中登台表演:“新年到哪叫好热闹,全国人民哪个齐欢笑,鼓儿咚咚地打,锣儿当地地敲,今年新兵营的新年更热闹,嗨!你瞧!你瞧!幸福的生活多美好。”压轴戏是干部们大合唱《我是一个兵》,我们新兵也随声和唱,全体激情飞扬。

演出完毕,我们从炊事班领回面团和馅儿,干部和炊事班的同志分别到各班指导包饺子。大家擀皮的擀皮、包的包,忙得不亦乐乎。排长能同时擀两张皮儿,我们称他“双枪老太婆”。再看看我们包的饺子,大的大、小的小,东歪西倒,还有的露了馅,硬说饺子也在欢天喜地迎新年。饺子包好了,新年的钟声响了,我们在南通过了第一个军营里的新年。